



世界经典名著

非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下)

方小妮 译

李丹艳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埃及〕萨·马尔西	
恐惧	员
〔埃及〕杰·黑塔尼	
达到终点	员
〔埃及〕阿·舒勒斯	
卖棉花	员
〔埃及〕艾·贝赫杰特	
纳可靠迪亚老板的女儿	员
〔埃及〕尤·伊德里斯	
贞操	猿
天涯海角	猿
〔埃及〕阿·拉·谢尔卡维	
蝎子	猿
〔利比亚〕法格海	
爱，在今夜	猿
〔利比亚〕米斯拉提	
关系	员
〔苏丹〕扎·阿里	
报酬	员
〔苏丹〕穆·拜沙拉	
一生的夙愿	员
〔摩洛哥〕本·加伦	
血谷	员
〔摩洛哥〕穆·宰弗扎夫	

行走	员起
〔突尼斯〕拉·沙莉妮	
车间	员缘
〔突尼斯〕穆·法尔西	
昔日的阴影	员圆
〔阿尔及利亚〕本·赫杜格	
信	员愿
〔阿尔及利亚〕塔·沃塔尔	
心中的烟云	员怨

恐 惧

〔埃及〕萨·马尔西

贾比尔长大了，嘴上长出了小胡子，下巴也渐渐发青，他已过了十五岁。但是，他仍旧还不会撑船。

贾比尔长大了，成了小伙子。可与其他年轻人相比仍像个孩子。他的真名快要被淡忘了。哎，他真不应来到这个世界，他出世的那个不幸的日子要是有多么好啊！

贾比尔长大了。他父亲看见他像大烟鬼似的在咖啡馆抽烟、傻笑。可是，他却一直软弱、胆小、怕水、怕风、怕海。

贾比尔长大了。人们将说他是哈迪德的儿子。多么丢人的名字，有贾比尔这位末代子孙真是家族的悲哀啊！

船老大穆罕默德·哈迪德不理解，他儿子怎么会变成这般样子。他是在海里，在水面上把他带大的，自从他刚会举步，哈迪德无论到哪里都领着他。他把儿子搁在船里，在港湾内穿梭往来，接人送客。春去夏来，他不知道接送了多少乘客，并且在这期间，他从来没让儿子离开过他一刻。

起初，他哄他，逗他玩，并用粘糖点心、蜜糖糕点逗引他，希望他能抓起舵把，坐到船桨的旁边……一切费力都毫无用处。他恐吓他，责备他，辱骂他，甚至对他推推搡搡，希望他会怕他，就会大胆一点，可是这一切一点用出没有。他只好打他，用棍子打，用巴掌打，抓着什么就用什么打，



有时竟然用粗大的舵杆使劲地揍他，直到打得他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可贾比尔还是不行，不会掌舵，不会扬帆，也不会划桨！

和贾比尔同龄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哈乃菲、赛义德、阿卜杜、鲁马，许许多多码头上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出海，开始撑着小船在各个码头之间穿梭往来，他们可以让小船靠近任何一只大船，从风口浪尖上获取生计。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成了家，因为这些孩子们的长大而感到高兴。他们对哈迪德说：“该贾比尔干了。”可贾比尔仍没有出海，没有挣一分钱，并且也不想结婚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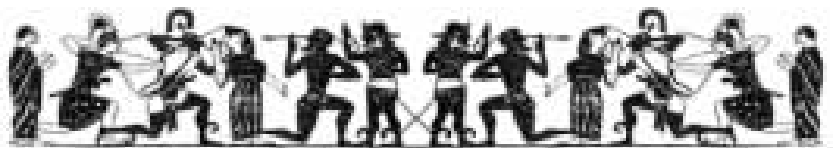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希愿事情到此为止，希愿贾比尔能干点别的什么营生。可他仅会抽水烟，泡咖啡馆，去电影院，仅会对那些叫他“白痴”的人傻呆呆地笑。

那一天，太阳隐在乌云的后面，大雨已不停地下了好几个小时，地上到处都湿漉漉的。海面上海水翻腾，好像一条条鳄鱼钻出水面，然后又汇入一个又一个巨浪之中。巨浪咆哮着，恶狠狠地撞击着码头。飞溅的浪花打在被严重浸蚀的岸边，好像无数个手指要把大地从原地抠下来。天气寒冷，狂风呼啸，一艘艘小船僵尸般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停靠在码头边。人们都待在咖啡馆里，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喝着茶……贾比尔坐在旁边，无所事事，受人冷落。船老大穆罕默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听见赛义德·布海对他儿子说：“白痴”……贾比尔却笑了，傻呆呆地乐着，也不还嘴。

当时咖啡馆里在坐的人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看见哈迪德在揍他儿子……

他对儿子左右开弓，拳脚相加，所有新怨旧恨都通过他

— 圆 —



的双手和双脚无情地倾泻在儿子的身上。人们不忍心看下去了，他们喊道：这是你的不对，老大，太过分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年青人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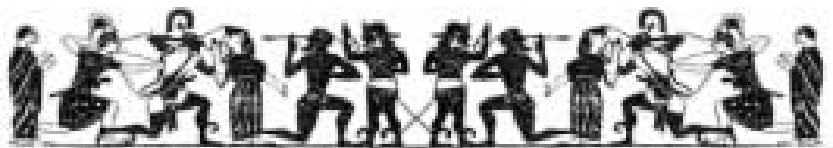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哈迪德停了手，但仍怒气冲冲……风还在咆哮，人们在这寒风中冻得牙齿打颤，浑身哆嗦。天下着冰雹，冰雹打在地上，打在水面，摔得粉碎，溶化后混着雨水流向阴森森翻腾着的大海。

哈迪德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不明白他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都干了些什么……他已把贾比尔像块泥坯一样扔在了一边，他不再想儿子是否会划桨，是否会撑船，是否会扬帆。他早已绝望了，一切都听天由命吧。他在教儿子时已尽全力了。整个夏天他都陪着儿子，在那天高气爽、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他和儿子面对面而坐、耐心地指导他、鼓励他：

“贾比尔，要这样抓着舵。贾比尔，帆要灌满风才行，假如是东风，你的姿式应该这样，假如是西风，你应该固定这根绳，松开那根绳……”

哈迪德不厌其烦地给儿子讲解，重复地划桨、扬帆、收帆，再扬起来，直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可贾比尔却无动于衷，像截木头一样坐在他的对面，仿佛他从来不在这条船上。

港口的海面上那儿都是轻舟小船，它们左转右拐，穿梭往来。小伙子们驾着船，他们的父辈们站在他们旁边，给他们鼓掌加油，还不时地啧啧称赞道：“小伙子，真棒！”他们的喊声在港口宽阔的上空回荡，且撞击着大船的船身，产生出阵阵回声……哈迪德坐在他自己的船上，他儿子贾比尔根



本不像是个船工的儿了，他胆怯，惶恐不安，浑身发抖，蜷缩在一旁。哈迪德不可以像其他父亲们一样骄傲地对儿子说：“小伙子，真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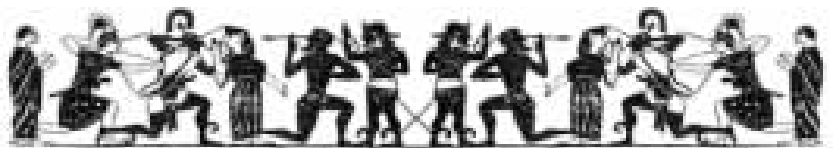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期待着，期待有一天也能从心底里喊出这句话。他等待着，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夜幕降临了，哈迪德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那句话，并不停地穿插一些诸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之类的祈祷和祝愿……他祈求着，期盼着，心慌意乱，心神不定。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贾比尔渐渐长大，哈迪德心中的惆怅依然没有尽头……他成了没有儿子的人，他的右臂有残废，他的左膀是个女孩，绝不会坐在船上划桨、撑船……一个将被他嫁给一个男人，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女孩。也许有一天这位陌生男人会变为他的船的拥有者，成为他的家产的继承人。

哈迪德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坐在那儿发抖，为什么会抖得那么厉害，仿佛北极的寒风吹遍了他的全身。人们静静地坐在他的周围。他一声不响地坐着，内心似乎开了锅的水，血液在沸腾，翻滚，两眼满含悲愤的泪水。他动弹不得，只是转动着两只含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着那些无声地呆在他周围，同情地看着他的许许多多的面孔。他们的年龄与他相仿，他们的孩子们也都与贾比尔年龄相仿。他们在海水中泡大，一个个肌肉发达，如铁打的汉子。可是，在这个码头上，真正铁打的汉子是他的祖父索比尔·哈迪德。

贾比尔低声说着什么，风还在咆哮怒吼。一条条小船东摇西晃。船板互相撞击、磨擦，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桅杆

— 源 —



在风中不断地抖动。一条凳子被风吹翻了。雨势慢慢小些了，海浪蛮横地拍打着码头，好像成千上万只手，要把码头掀个底朝天。

有位船工一边向两只手上呵气，一边说了些什么。另一位船工也不知在嘟嘟哝哝说什么。哈迪德抬眼看了看天，又瞧了瞧远方。又一阵寒风袭来。他说：

“伙计们，今天不会有人出海，这种天气，咱们遇上了春寒。”

哈桑·阿里哈吉捧着杯热茶暖着双手，也向远方的天边看了看，觉得哈迪德言之有理。船老大艾布·沙狄点了点头说：这可恶的天气简直是在和我们作对，有谁会在这时候出海啊……他沉默了一下，抬眼看着哈迪德，微笑着说：

“只有哈迪德家族中的两个人除外——船老大索比尔·哈迪德，希望真主怜悯他，还有船老大穆罕默德·哈迪德，希望真主使他长寿。”

艾布·沙狄没有想到他这样讲，仿佛在用刀子刺着哈迪德的五脏六腑。哈迪德很明白，在整个码头上，的确只有他与他祖父敢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出海，敢与这寒风巨浪搏斗。他好像沉浸在深深的沉思之中，低声自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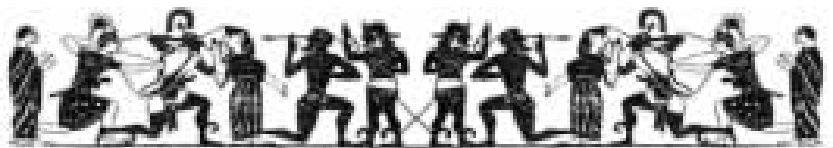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可怜的父亲就惨死在这该诅咒的风浪中。”

周围响起了为哈迪德父亲祈祷的声音。

哈迪德继续沉思着，小声说：

“那年我才十岁，父亲给我弄了一条绿色的小船。那天好像今天一样，突然起了大风，当时我正在海上。起风后，我立刻将船停靠到煤码头，坐在那儿等我父亲回来……父亲是在我面前死去的，他的头碰在岸边的礁石上，我喊叫着奔

— 缘 —



向父亲……码头上留下的仅有父亲头上流出的血……”

咖啡馆里突然一片寂静，哈迪德暂停了他的讲述，低着头，脑海中闪出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人们见他脸色蜡黄，就问他怎么了。可他默然未答，只是要人给他拿来水烟筒，用力地吸着。他的两眼阴沉沉的，蒙着一层异样的黯然的神色，冷冷地从四周的人们的脸上扫过，最后停在他儿子的脸上，并显得惶惑不安。人们问他：

“老大，穆罕默德，你是不是舒服？”

“老大，你怎么回事了？”

“走吧，回去休息吧！”

“一切都将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人们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但谁也没想到哈迪德的心中却火烧火燎般地难受。没有人提贾比尔的名字，没有人说他一个字。哈迪德感到悲哀。这悲哀渐渐转化为愤怒，愤怒又渐渐转成一个疯狂的念头。

这使得他脸色发黄，非常像一个严重晕船的病人。

他既愤怒，又可怜，又无奈……内心承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

“他眼睛紧盯着贾比尔的脸，突然又很惊慌地将目光移开。那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渐渐地扩大、膨胀。有希望吗？……不可能有什么希望的。但是……但是有的想法经常就是这样一下子就冒出来的。似乎他第一次在像今天这样的大风中出海一样。那疯狂无情的风浪，吞噬着与它抗衡的一切，无论是小舟，还是大船，统统都卷入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海深处，随后，吐出被征服者的尸体，平息下来，到第二年的同一个季节，又重新无情地疯狂、暴虐。

— 远 —



“穆罕默德师傅，听天由命吧！”

“万物无主，唯有真主……”

哈迪德悲伤地祈祷着，似乎在为失去的亲人祈祷。他头脑中出现的那个念头使他感到恐惧，它如病魔一般死死地盘踞在他的大脑之中，并忽然发作，没法收拾。

“起来吧！伙计们，我们把小船集中到港湾里去。”

哈迪德非常平静地说，好像他只想把他的船撤到码头边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人们都站了起来。哈迪德向前迈了一步，随后又转向他儿子。他的心很沉重地，呼吸都好像要停止了。他颤抖着声音对儿子说：

“起来吧，贾比尔，去帮帮我，我有点累了。”

一群人向着码头的尽头走去。海浪如一只只巨掌拍打着码头，忽地又散成无数的巨指。人们散开来，像猴子一样在码头上跳跃着，抓住桅杆蹦上小船，每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顶着风浪，挣扎着把他们的船拖向港湾。哈迪德看着他的儿子，他站在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两臂傻呼呼地垂在身体两边。哈迪德突然觉得天旋地转。

接着……

他不知道……不知道一切是怎样完成的。他至今都不理解他是怎样将那个可怕的念头付诸于行动的。

他让贾比尔跳到船上，去把桨收起来，把船里的一切收拾好，把舵卸下来……贾比尔跳上船，船猛烈地摇晃着，贾比尔也跟着摇来晃去。哈迪德弯腰解开系着他的船的缆绳，此刻他儿子仍在船上东摇西晃。哈迪德感到两眼发黑，他咬紧牙关，紧闭双眼，举手扬起了缆绳，思考了一瞬间，但仅仅是非常短、非常短的一瞬间。然后他向前一躬身子，用力



推了一下小船，把缆绳抛向远处。缆绳落在了水里，他的心也随着它同样沉了下去。

一分钟过去了……

只是一分钟——贾比尔仍在那儿前仰后合地摇晃——可这一分钟足已把小船抛向海面，抛进狂风巨浪中，抛到又倾盆而下的暴雨里。人们听到一声似乎发自千万人心底的叫喊声：

“要么你与船一起回来，要么你与船一起毁灭，懂吗？！”

可怜的贾比尔哀求着，叫着，被吓得手脚发软：

“发发慈悲吧，爸爸，可怜可怜我……”

死一般的沉默，人们都惊得张口结舌，连心脏也好像停止了跳动，似乎被吓得快要从小嗓子里跳出来了。

尽管谁也不敢靠近穆罕默德·哈迪德，可是码头上的每一个人都关视着那条船。它已被风浪卷得越来越远。贾比尔还在不停地发出呼救声、乞求声，这声音通过风传到他父亲的耳朵里，哈迪德的心在颤抖，他快要哭出声来，只感觉眼泪不停地往外涌。他向一条船靠近了几步，但又很快退了回来，看到风浪像野兽一般在折磨自己的儿子，他的心都要碎了……他仿佛一下子醒了过来，急忙向一条小船走去……但为时已晚。

只听得人们在纷纷议论：

“这老头可能是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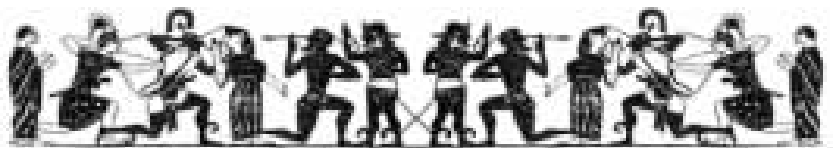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孩子要没命了……”

“听天由命吧。”

“怎么可以这么干呢？！”

“让他学学吧……”

— 愿 —



“怎么能这么学呢？”

“孩子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看他怎么办？”

此刻，贾比尔已是欲哭无泪。他非常清楚自己什么也不会，对他所害怕的一切，他一无所知。他不明白，当自己看到又粗又长的舵杆时，为何会如此恐慌……船在不停地左右摇晃，已进了不少水。他感到恐惧威慑着他的心，让它砰砰狂跳。他跳向船舵，把舵把抓在手里，船倾斜了，又摇晃起来，而且在原地打转。贾比尔惊恐万分，不顾一切地跳了起来，恐惧已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船已渐渐地离开了码头，贾比尔手忙脚乱，惊慌失措，试图制止它继续漂流。又一阵劲风刮来，船猛地一斜，贾比尔那瘦弱的身体也跟着歪来倒去，随后掉进了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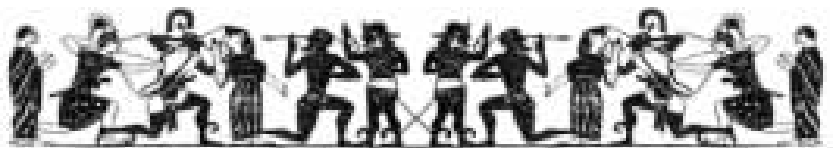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当岸上的人们尖叫的时候，贾比尔的双臂攀住了船帮。他的身子浸泡在冰冷的海水里，头露在水面上。他只感觉天昏地暗，双手僵得像石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他往水下拉。他全身一用劲，船又斜了过来……

他尖叫起来！！

他觉得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他的身子猛地往上一窜。当他觉得自己的双腿已离开水面，真实地触到了船甲板时，这恐惧顿时烟消云散。他立刻调转船头，朝向码头，好像在抵御一头欲将他吞噬的野兽。有一艘小船破浪而来，他坚信那是他父亲。

当他转身看去，只见一艘小船鼓着帆正驶向煤码头，那个仍留着他祖父的血迹的地方。他已走投无路。他觉得自己在不由自主地行动着，手在动，头在动，两条腿在船上跳来跳去，全部忘掉了一切，仅记得在船上跳动，抓缆绳，转

— 怨 —



舵，扬帆，似乎这些活计他以前已干过千百次了，再也没有任何恐惧，他觉得胸中有一股热浪在涌动，他抖动着声音喃喃道：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他抬起头，他父亲正巨人一样站立在另一条船上，那船围着他转着。又渐渐地驶开，随后，又调转船头向他驶来。但此时此刻，他已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他父亲，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只想着那张开的，哗哗着响的船帆，帆在扇动，变得似乎大鹏鸟的翅膀一样巨大无比。

贾比尔左手掌舵，随后转身向后，用尽全身力气拉着帆绳……船停止了前进，摇摆着，猛地倒向一边……接着又正过来，向前驶去。

贾比尔绝对不相信自己，船老大哈迪德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码头上的人们都不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此刻，哈迪德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容不下他，他停住船，看了一下儿子的船，那条船正乘风破浪飞快地行驶着，风把帆吹得鼓鼓的，贾比尔在那儿，在船舵旁，拿着架势，半蹲着。哈迪德心中非常激动，胸中充满了对儿子的爱和希望。突然间，他震耳欲聋地高喊起来：

“小伙子真棒！太棒了！太棒了！”

这声音回响着，随风传到每个角落，再交汇在一起，组成一支最动听的乐章。

哈迪德调转船头驶向码头，他收起帆，调整方向，又顺风扬起，似乎在示意儿子跟着他做。贾比尔将船调转方向，收帆，调整方向，再顺风扬起，似乎在说：“是！”

岸上的人们在欢呼，两条船在返航。风还在呼啸，而且



还在愤怒地咆哮，活像一头被铁链锁住了的野兽。两条船破浪前进，在水面上轻快而又稳健地滑行着……

贾比尔终于长大了。



达 到 终 点

〔埃及〕杰·黑塔尼

埃及人纳赛里·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伊亚斯·哈奈菲与我说起过在金字塔的事情。他说：

哈里发马蒙来到埃及，镇压了叛乱后对金字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把帐篷支在金字塔旁边，不停观察它，仰望塔高，琢磨那用羽毛管刻下的文字。

马蒙围着金字塔转了很多圈。他由卫士陪同或骑马或独自散步，注视塔身一块块的石头，猜测着金字塔的秘密，惊叹这建筑的宏伟。在他决定打开那个今天我们出入的门洞前，马蒙命令先测量金字塔，以得到可靠的数据。因此，他选择了吉日。那一天，他在满朝文武及侍卫的簇拥下非常威风。周围还站着前来观看的埃及显贵和百姓，他们搭起的帐篷在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之间的宽阔沙漠上一字排开。埃及领工舍哈奈从巴格达、塔什干、大马士革和开罗挑选来的测量工匠早已在现场待命。

伊本·舍哈奈是目测专家。理解他的人都说他目测的本领高强，根本不出误差。他继承了祖先上埃及科普特人的测距秘密。

哈里发马蒙指着金字塔与他讲话。马蒙的语调在命令和求教之间。其中蕴含的无奈令旁观者在日后一定哈里发对金字塔早有了解，而且异常关心那未知的部分。

— 圖 —



伊本·舍哈奈望着令前人和现代人困惑的金字塔，表现出一个专门的矜持。他扫视身边的人群，显示出只有明眼人才能察觉的不安。他请求哈里发允许他使用工具，因为目测已不能奏效。哈里发准许。伊本·舍哈奈开始测量四个边长。时间过了很久，侍臣已经有点儿不耐烦，那些人经常献媚地揣度主子的所思所想。此时，哈里发摆了摆手，让他们不要急，耐心等待。工匠的任务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伊本·舍哈奈走上前来。大家以为他要报告结果。但是，他要求再等一会儿。这着实让众人吃惊。哈里发同意了他的请求。日落西山，第一天过去了。工匠请求第二天拂晓时分再干。

马蒙满面春风，对工匠非常宽容耐心，并且称赞他专心严谨。

第二天中午，伊本·舍哈奈可能干完了活，走上前来报告。他说，自己一生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一座建筑物能有这样精确的比例，外形令人惊讶。金字塔的边长让人赞叹。但是，有的地方让人生疑，需要印证后再以说明。

马蒙使了个眼色，身体纹丝未动，看来他早已预料到伊本·舍哈奈要说的话。来宾在一旁观望，可是不明白伊本·舍哈奈心中的疑问，也许他们出于皇家的礼仪，不对听到的奇闻表现出惊诧，再渴望的事也要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哈里发平静地问道：

“你要求什么？”

伊本·舍哈奈将头转向金字塔，随后说：

“我要到塔的中腰上去测量。”

马蒙一挥手，说：

— 猿 —



“可以。但是要让善于爬高的人陪着你。”

官员们叫来一位住在附近善长爬金字塔的工人。他的家庭从远古到阿拉伯人进入埃及，一直从事攀登金字塔的行业。马蒙命令他陪同指导工匠，不能有所保留和闪失。

当时伊本·舍哈奈已经 缘岁^①了，身体健康可以爬高，可是动作稍为慢了一些。他是家中和独子，因目测准确所以享誉这一行业。

伊本·舍哈奈从早晨开始攀登。中午，众人发觉他正在重复操作，又从正面消失都非常惊奇，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马蒙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还转过头去宽慰身边的人。

“耐心点……测量很麻烦……”

黄昏前，伊本·舍哈奈走到哈里发面前。他显得很疲倦，犹犹豫豫地对哈里发说：

“国王陛下，我真的非常担心您不会相信……”

马蒙神色严肃，四周的人猜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把心里话讲出来……”

“金字塔中腰的边长与地面的边长相同，整整四百腕尺，我的国王陛下！”

片刻，伊本·舍哈奈又说：

“这事太奇怪了，太奇怪了……”

“来宾脸上表现出怀疑。那位镇压叛乱有功的将军说：

“陛下，他是个骗子。他想让我们相信和亲眼所见相反的事实。”

伊本·舍哈奈看着哈里发，求救似的说：

“主呀，这就是我测量到的结果，陛下！”

马蒙非常平静，似乎是听到了别人没说过，自己心里早

— 源 —

